

浅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活态保护空间建构

——以民间工艺美术类别为例

赵明娜 何臻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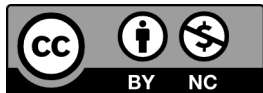
湖北美术学院，武汉

摘要 | 民间工艺美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中是极具典型意义的一个门类，其精神内蕴与生长环境的活态性，使我们须从工艺产品内部自身表达方式、外部自然与文化生态环境两方面建构其活态保护空间。而在这个空间内部，起着梁与柱的支撑作用的，便是传承方式与劳作方式的活态性：传承中以人为本、以情为末便是柱，劳作中以手为本、以差异为末便是梁。

关键词 |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民间工艺美术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是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回归到生活中，在民众现实的生态场景中进行保护的一种方式。要注意非物质形态与物质形态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构成活态的“生活场”，其主旨在于完整地保护生活场中的活态非物质文化遗产，防止割裂的单纯的文化碎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应建立在遗产自身活态性的基础之上。无论是民间工艺美术作品流露的

作者简介：赵明娜，女，湖北美术学院在读研究生。

文章引用：赵明娜，何臻臻：浅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空间建构——以民间工艺美术类别为例[J]. 美术视界，2022，4（2）：13-20.

<https://doi.org/10.35534/fav.0402002c>

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还是其依赖于自然与文化生态的生长性，抑或是传承过程中准亲缘关系的情感融入和劳作中基于人的手工差异性，都具有典型的活态性。本文力图从这四方面入手，探讨这一门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可行性与整体保护措施。

1 精神内蕴的活态性：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

民间工艺美术作品的审美性是在实用性的基础上渐渐深化的。即便是已经进入纯审美领域的工艺美术作品，其图案与造型中都还保留着诸多传统的文化表达方式，是中国民众固有思维习惯和智慧的活态呈现。

民间工艺美术的图案与造型中萦绕着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这种生命的激情欢跃在工艺作品中，或是取谐音词语的吉祥寓意，或是取形态习性的象征内涵，大到日月山河，小到瓜果桃核，附于剪纸、年画、刺绣、面花等工艺品上。这里没有尊卑贵贱，万物都以生命拥有者的身份狂欢，生命的力量在生命一体化的思维方式中奔流。因此工艺品的图案经常豪放粗犷，构图极满，若有不满的地方，也经常会用各种几何纹来补充。而且即便是用以补充的纹饰云纹、缠枝纹……其线条间的张力也一样透露着生生不息的生命观。

工艺造型与图案中充盈着对幸福的渴望与追求。连（莲）生（笙）贵子、喜上眉（梅）梢、五福（蝠）捧寿、和（荷花）合（食盒）二仙……这些有着浓厚象征意味的图像符号在中国民众集体无意识中代代传承，成为民间美术创作中经常使用的观念性造型符号，是民众生活理想和生活智慧的结晶，也是审美与道德标准的物质化缩影。在传统社会中，民众获得知识的途径、赖以生存的技艺、所遵循的道德准则乃至人生观、世界观和理想，经常通过这种非文字的方式被人习得和传承。其中蕴含的文化传统经常被精英文化忽略，但实则更为丰富广泛，甚至更为真实和准确，而且时至今日依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民间工艺美术中生生不息的文化特质和追求人与自然、社会与自我和谐的理想，都是具有很强现实意义的活态文化精神，这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本体基础。

2 生长环境的活态性：避免自然与文化生态的枯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漫长的历史时间和广袤的地域空间内逐渐形成的与这一时空的自然结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文化形态。民间工艺美术与自然的活态亲和是显而易见的。工艺美术最初即是以实用为目的，就地取材，这便是对当地自然生态的一种顺应。自然资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在这些资源中，有些是可再生、容易获得亦不会缺少的，有些则是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活态”为目标，活态的前提便是要“生长”，资源便是非遗生长不可或缺的土壤。工艺美术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来说更依赖于取自自然的原材料。民间工艺如若大规模投入开发生产，我们看到的很可能并非是遗产的繁荣，而是资源的枯竭。“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古人的智慧，但这种智慧还包括“养山”和“养水”。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曾保留了大量生产方面的禁忌，通过习俗而非法律，实现了对资源的合理规划和再利用。对自然保持一种敬畏感，这并非迷信，而是对待生活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时至今日，仍有一些行业保留着传统的禁忌，在这样一个急近功利的社会环境中执拗地恪守着传统。一时的隐忍是为了将来的可持续发展，如果这些优秀的传统能够一直被坚守，那么小到食品安全，大到自然环境，可能都会比现在好很多。自然的生长与文化的生长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的资源，自然馈赠的能力是有限的，是该给自然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了。

在民间工艺美术生长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包括诸多的民间习俗，岁时节日、人生礼仪、民间信仰……这些民俗在中国从古到今的历史长河中，既具有调节劳动和休息的节律的作用，又是民众休闲娱乐和宣泄情感的主要方式，亦是各种民间工艺美术生长的催化剂。当代民间工艺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是多方面原因所致：“资讯的发达，加速了时间和空间的转换；科学技术的进步，改变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经济模式的改变，催生了工业时代的审美好尚和价值取向，那些流行于农耕时代的生产方式、依赖于小农经济模式之上的文化遗存，失去了滋生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消亡因文化生态环境的改变悄然而至。”但其中重要的原因，还是与农业社会相

适应的诸多生产方式在工业社会的式微。这种生产方式的转变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是极为自然的，但假如相关民俗不消失，那么附着在民俗之上的民间工艺就不会消失。民俗并不完全依赖于生产方式，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是可以有自己的一套生存机制的。但令人叹息的是，人的破坏力量远远大于社会进程而将一切碾碎。百年来，我国主流思想经常把民俗归为“封建迷信”，要求“移风易俗”，要以大工业技术科学理性来取代传统落后文化习俗。这种文化上的自卑和自我损毁由来已久，加上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文化生态根基已经动摇。这个社会中的民众对传统背弃已久，他们已经不爱自己的传统，认为它是社会前进的绊脚石，是一种叫作“封建迷信”的耻辱。对传统文化的尊重是文化自信的表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保护，就是在重新力图树立这种自信。这自信也如同有生命一般，需要一代代人的精心培育方能茁壮起来，还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健康宜居的文化生态环境。

3 传承方式的活态性：生活情感的融入

“活态保护”的提法，本身就源于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有生命的文化形态。那么呵护有生命的肌体，情感的投入是绝对必不可少的。这种情感不只是保护者和研究者文化自觉的一腔热情，也包括传承人的情感投入，社会民众的情感投入，这些甚至能够使得民间美术产品本身负载浓厚的情感因素，仿佛具有了生命。如果连物态的产品都具有活态性的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便成了顺势而为的事情了。

日本民艺学家柳宗悦在1941年就曾提出：“工艺文化有可能是被丢掉的正统文化，原因就是离开了工艺就没有我们的生活。可以说，只有工艺的存在我们才能生活。从早到晚，或工作或休息。我们身着衣物而感到温暖，依靠成套的器物来安排饮食，备置家具、器皿来丰富生活。因此，如果工艺是贫弱的，生活也将空虚。如果工艺的文化不繁荣，整个的文化便失去了基础，因为文化首先必须是生活文化。”民间工艺美术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最终产品是物态的，但其工艺中涵载着人的亲自劳作，对精致和美丽的生活的追求，对亲

情友情乃至爱情的间接表达。

民间工艺美术最初主要是为了满足生产者自身需要的一些制作，通常都是以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位的。家庭既是生产者的生存和劳作空间，又是产品的消费空间，如剪纸、面花、刺绣等工艺品常常是用于家庭内部装饰或赠与邻里的。因此这些工艺品有着鲜明的地域色彩，与当地风土人情、礼仪习俗紧密相关。在这样的生产与消费一体的环境当中，民间工艺美术的活态性是极为自然和亲切的。

渐渐地，民间工艺的生产开始拓展，家庭作坊可以满足小批量的生产，依靠出售换取利润来维系手工艺者的日常生存。在技艺的传承过程中，依然是以家族亲缘关系为主，即使是无血缘关系的学徒，也在与师傅长久的生活、相处过程中产生了亲情，这种传承体系至今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主要线索。这样的传承关系使得技艺的传承充满了人情味，因为在传承的过程中必然不仅仅是技艺的授予，而且交织着情感；不单纯是技术的赠与，而且包含着人生观、价值观的教授与认同。劳作的目的亦超出了养家糊口，更在于满足个人精神需求，体现自身价值。这样的传承方式同日常生活融于一体，活态特征非常明显。

在这种准亲缘的生产环境中产生的民间工艺美术作品极具地方风格与亲情味道。这种生产过程并非仅仅是工艺的重复训练与劳作，而且伴随着整个生活方式的传承。正是这样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心意感悟，使得民间工艺洋溢着满满的情感，有着经济价值以外的独特的心理与文化价值。当然也正是这样的特征，亦使其成为传统文化中最为脆弱的一个环节。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和传承人认定的不断升温，一些传承人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终日为名为利而奔波，或是在传承中保留工艺技巧核心部分秘而不传。对于这种情况，甚至通过非遗的立法也无法直接解决。保持工艺制作过程中的爱心与传承过程中的良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基本要求。

4 劳作方式的活态性：保留一双手的温度

民间工艺美术是点缀在民众生活中的审美与实用相结合的艺术形态，其工艺虽然是无形的，但最终必定要固化为物质的产品——工艺美术作品。这种物

质与非物质天然结合的特殊属性，为活态保护提供了良好的抓手。但也正因为这种特殊性，使其更加容易沦为大工业机器生产盲目复制的牺牲品而加速消亡。

工艺美术之“工”，最初就是指手工的劳作。手工所依赖的“人”，即便是非常熟练地不断进行重复性的劳作，其产品也还是会有细微的差异。材料的纹理的差异，操作者的技能乃至心情的差异，都使最终的工艺品不尽相同，而这种不同正是工艺品独一无二的骄傲特质。

现在很多商品的所谓“限量版”，其价值即因稀少而显现，其主旨便是对大量的毫无差异的商品的规避，从而体现出商品拥有者的个性。而手工劳作则天生保证了产品的唯一性，这是弥足珍贵的。在现代的机器大批量生产过程中，劳动被作为一种具体的制造活动而预先以数学方式加以描述和设定，所有的东西都在理性规划中被明确化，所有的偶然因素都被这种理性的逻辑所排除。针对具体制造目标而展开的劳动，形成一个封闭而稳定的循环运动体系。标准化是大工业生产方式的核心技术力量，它根本排斥并竭力消除所有文化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则正是民间美术工艺品文化价值乃至经济价值的显现。

差异性在生产性保护最难实现的内容，却也恰恰是遗产最为珍贵之处。因此笔者的观点是，在核心工艺的生产程序中，必须保留至少一个步骤的人工成分，以实现最终产品的差异性。“没有两件相同的产品”是体现产品人工价值的最优表现，这也是产品情感性和活态性的最基本来源。现今“DIY”作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态度，不仅仅意味着自己动手，还包含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尽情享受手工劳作给心灵带来的幸福感和成就感，以及如若赠送他人，物品中凝聚着通过亲手的制造而融入其中的浓浓的情意。

生产性保护是近年来讨论较多的话题。民间工艺美术的非物质与物质结合的特性使得其最容易被纳入生产性保护的范畴中。生产性保护本无可厚非，但重要的是必须围绕保证工艺活态的原则进行。这种活态指的是工艺的本真状态：工艺可以有所改变，表现内容与形式也可以改变，但必须是工艺自身为适应时代变化而产生的自然变化，而非盲目迎合消费者而进行产业化运作的只顾经济利益的粗劣运作。这样的工艺必将走向没落乃至死亡。在保证活态原则的基本

前提下,应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同特征和规律来进行分层次处理。传统的民间工艺可以导入现代社会生活乃至产业经济,但其前提必须是建立在破坏遗产的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不违背此种遗产的生长发展、自然演变趋势的基础上。

从活态保护的角度考虑,没有一种工艺美术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无限制地大批量产业化生产。工艺美术的“工”,承载的就是一双手的温度。手工差异性和灵活性是工艺美术之魂,双手的温度是传统工艺美术活态保护的根所在。正是这样活生生的一双手,依赖于传承人本身,以及传承人所受到的教育、审美特征、思维习惯,传承人稍许的一些变化就使得工艺品千差万别。传承人正是活态保护所依赖的载体,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核心。过去,一双手是工艺的起点也是终点,而现在,笔者认为在核心部分生产中必须保持至少一道纯手工程序,这是传统工艺面对机器生产妥协的底线。生产性的保护最终的落脚点终究是保护、是传承,而不是单纯的生产。

民间工艺美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中是极具典型意义的一个门类,其精神内蕴、生长环境的活态性,使我们须从工艺产品内部自身表达方式、外部自然与文化生态环境两方面建构其活态保护空间。而在这个空间内部,起着梁与柱的支撑作用的,便是传承方式与劳作方式的活态性:传承中以人为本、以情为末,便是柱;劳作中以手为本、以差异为末,便是梁。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营造一个活态的生活空间,它会还我们一个充满生命力的美的奇迹。

参考文献

- [1] 陈勤建,尹笑非.试论民间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J].美术观察,2007(3).
- [2] 邵晨霞.“非遗”的生存空间与主体保护[J].苏州大学学报,2010(4).
- [3] 柳宗悦.工艺文化[M].徐艺乙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1.
- [4] 吕品田.重振手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方式保护[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4).

Brief Analysi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ctive Protection Spa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aking Folk Arts and Crafts Category as an Example

Zhao Mingna He Zhenzhen

Hubei Institute Of Fine Arts, Wuhan

Abstract: Folk arts and crafts is a special category in the living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it and the living environment it exists make us construct its living protective space in two aspects: the way of inner self-expression and the outer natural and cultural ecology. And the interior space is supported by the living transmission and work, that is, the human being is the first and the passion is the last in transmission and the hand is the major and difference is the minor in the labor. Based on this, we can build a complete living space for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ving protection; Folk arts and crafts